

安倍晋三“新外交”意欲何为

● 庞中鹏

日本政坛“旋转门”继续上演着首相年度更换的悲喜剧,2012年12月26日,安倍晋三在时隔5年多后,再次登上首相宝座,这也使他成为二战后继吉田茂之后,第二位在首相去职后又再度成为首相的日本政治家。安倍在首相生涯中能够“梅开二度”,不可谓不是“春风得意”,但安倍重登首相宝座,乃是“受益于”他一贯强硬的“鹰派风格”,而这位“鹰派首相”的“二进宫”,表现在外交路线上,就是重新标榜他在第一次担任首相期间没有来得及实施的“价值观外交”路线,而这条外交路线的实质就是,重操冷战对抗思维,以中国为“价值观”排挤对象,联合与中国有矛盾分歧的国家包围中国,最终达到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。

一、安倍提出“民主安全菱形”与“亚洲外交五原则”

安倍上台后,其外交走向尤为引人注目,这位以鹰派风格而著称的首相,在他上台前就已经放言要准备修改战后和平宪法,改自卫队为“国防军”,参拜靖国神社、加强日美同盟等。

据英国《简氏防务周刊》网站2013年1月10日报道,安倍近日通过世界报业辛迪加发表评论文章,呼吁澳大利亚、印度、日本和美国的夏威夷共同组成“民主安全菱形”,与实力日渐增强的中国抗衡,文章特别强调了印度的重要性,但没有提到韩国和东盟扮演的角色。所谓的“民主安全菱形”,是一个充满火药味的“远交近攻”的地缘政治组合,而这个“菱形”框架的核心自然是美日同盟,其防范

与遏制的对象也自然是中国了。

安倍的“民主安全菱形”话音刚落,其另一外交“宣言”又“横空出世”。2013年1月18日,正在印尼首都雅加达(东盟总部所在地)访问的安倍晋三首相在与印尼总统苏西洛·班邦·尤多约诺会谈后举行的记者会上,发表了安倍内阁的亚洲外交五项原则:第一,日本与东盟各国一起努力创造并扩大自由、民主主义和基本人权等普遍价值观;第二,自由开放的海洋是公共财产,日本愿与东盟国家一起全力维护海洋权益和航行自由,欢迎美国重视亚洲的政策;第三,积极推进日本与东盟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,建设各种网络,促进投资,拉动日本经济的复苏,与东盟共同繁荣;第四,日本与东盟共同发展与守护亚洲多样的传统与文化;第五,促进日本与东盟各国年轻人的交流,增进相互理解。

从“民主安全菱形”到“亚洲外交五原则”,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安倍第一次担任首相期间曾经推行的“自由与繁荣之弧”外交路线。所谓的“自由与繁荣之弧”是当时担任安倍内阁的外相麻生太郎于2006年11月30日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的专题讲座上发表的以《建立“自由与繁荣之弧”》为题的演讲,该演讲揭示出日本外交今后所应推进的方向和前景,在该演讲中,麻生提出:首先是以东北亚为起点,然后是东南亚的柬埔寨、老挝和越南,接着是印度、阿富汗以及对世界能源资源供应非常重要的中亚国家,包括哈萨克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、土库曼斯坦、塔吉克斯坦,还有就是格鲁吉亚、乌克兰、阿塞拜疆、摩尔多瓦,再接下来是立陶宛、罗马尼亚,以

及捷克、匈牙利、波兰、斯洛文尼亚等中东欧国家。从地图上看,这是环绕着中国形成的连接东北亚、东南亚、经由中亚到中欧及东欧的一条弧线,而这条弧线上的国家,也就是日本所谓的与“日本价值观相同的国家”,其用意很显然是针对中国。

二、安倍“新外交”用意明显

无论是“民主安全菱形”还是“亚洲外交五原则”,抑或是以前的“自由与繁荣之弧”,安倍外交思维都一脉相承,这些外交思维都可以从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——地缘政治中找到,从之前的“弧形”到现在的“菱形”都是一种地缘政治思维,其本质都是联合与日本有共同利益与价值观的国家以围堵中国,从而为日本国家利益服务。

1、日本与周边国家都面临着岛争困局,以致周边外交处于僵局状态,组建“民主安全菱形”是日本摆脱周边僵局外交的突破口。2012年,日本深陷与俄罗斯、韩国与中国的岛争而不能自拔,周边外交处于高度紧张状态,而这种岛争,乃是因日本不能正确认识二战历史所导致的,可谓是“作茧自缚”,当这种“作茧自缚”越来越紧时,日本就急欲寻求解脱困境的出路,于是新上台的安倍把目光最先瞄准美国,而重新加强日美同盟关系自然是安倍摆脱这种困境的不二选择。

2、保护日本的能源生命航线,彰显日本海洋大国的野心。在这个所谓的“民主安全菱形”框架里,日本之所以选择了印度和澳大利亚,既是因为这两个国家与日本没有利害冲突,更是因为这两个

国家乃是扼守印度洋与南太平洋海上航线的关键海洋国家,直接关系到日本海外贸易的航运安全、更攸关着日本进口海外能源的生命航线安全。拉拢印度与澳大利亚加入“民主安全菱形”,就能为日本确保海外能源运输航线安全提供便利,同时,也彰显了推进日本海洋大国的野心。

3、新瓶装旧酒,换个标签,换个包装,继续高唱冷战思维,遏制中国,挖空心思牵制中国的发展。“民主安全菱形”不过是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的曾经封堵新中国发展的冷战阵营的最新翻版,当年西方编织的冷战包围网最终失败,今天日本又重新拾人牙慧,再次以“民主”这种意识形态的包装登台上市,充分说明了安倍等人的战略短视与战略匮乏。在包围与牵制中国发展、对中国不断施加压力的同时,提升日本的安全防卫当是安倍构想“民主安全菱形”的根本目的。“菱形”是个外包装,“民主”是个动听的幌子,“安全”是这个框架的题中真意。如果顺着这个“菱形”的四边看上去,这四边就顺势连接起了西太平洋、南中国海、印度洋、南太平洋4个海域,日本恰好居于这个“菱形”的顶端位置,构建这个“菱形”也就撑起了日本的海洋安全。

三、安倍“新外交”恐难得逞

安倍“新外交”中的“新”,只是换了一个新的包装,其中包裹的内容依旧是早已过时的冷战对抗思维。2010年,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经济体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这在安倍等日本右翼政客的内心中是无法承受的,东亚地区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出现了“中日两强并立”的地缘政治格局,在日本经济复苏持续乏力、日本经济影响力持续下降、日本国内震后重建步履蹒跚的背景下,日本社会弥漫着焦虑与焦急的心情。日本焦虑与焦急的心情如果不能平复,不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看待国际时局的发展变化,依旧抱着落后于时代的思维,那么,这种不健康与不健全的“心态”与“思维”也注定不可能给日本带来任何实际利

益。

1、时代背景已然发生巨大变化。安倍此次提出亚洲外交新原则,是想要效仿前任首相福田赳夫在1977年时曾经针对东南亚国家提出的“福田主义”,但时过境迁,此一时彼一时也。当年的日本正处于经济鼎盛发展时期,看东盟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,而东盟当年处于经济起步发展阶段,也需要得到日本技术与资金的协助,而今,日本经济强国的光环早已不再,东盟也以10个成员国的强大阵容出现在国际舞台,东盟的经济影响力也在亚太地区不容忽视,东盟的一体化势头更使域外大国(美、俄与欧盟等国)纷纷把目光投向这片曾经是西方殖民地的新兴地区,而现在的日本再来拉拢东盟时,能所用的“牌”——经济牌——已经不管用了,因为日本自身也是长期深陷经济不景气的泥潭而不能自拔,何谈再用“经济强国”这个日本唯一管用的手段去影响东盟?

2、中国—东盟自贸区在蓬勃发展。2010年1月,中国—东盟自贸区正式建立,而这正反映了中国蒸蒸日上的巨大的经济影响力,也说明了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、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对东盟经济发展的推动力,而中国—东盟自贸区的建立,本来是东盟成员国高度重视中国这个经济发展快车对东盟的牵引力,而这也从侧面反衬了日本经济影响力的下降,而这种经济影响力下降的危机感,也是安倍此次迫不及待提出“亚洲外交新原则”的重要背景,不过,东盟非常清楚安倍“价值观外交”的用意,若是中了“价值观外交”的圈套,岂不是失去了中国大市场的经济推动力吗?没有了中国经济的推动力,东盟迷失了经济前进的方向,去侈谈“价值观”,又有何用?

3、东盟曾经遭受日本残酷侵略的历史背景,使得东盟很难真正信任日本的“价值观外交”。众所周知,东盟绝大多数成员国在二战期间曾经是日寇铁蹄践踏的地方,二战的惨痛侵略史,东盟国家难以忘怀,如今,安倍高调重提“价值观外交”,只是以动听的西方的“民主与自由价值观”之名,去行欲再次控制东盟经济影响力之实,因为,日本深知,东盟成员

国普遍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,特别是印尼、马来西亚、文莱、缅甸与越南等国更是日本经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能源资源供给国。二战期间,日本侵略东南亚就是为了占有东南亚的能源资源,而今,东盟国家的能源资源依然对日本非常重要,通过“文雅”的“价值观外交”迂回曲折一番,其实还是“剑指”能源资源,当然,东盟今天很清楚自己的能源资源的重要性,光是喊几句“价值观”,而不是真心诚意地对当年的侵略历史做出彻底的悔悟,是难以得到东盟的真心回应的,况且,就是现在,日本还在文过饰非,极力掩饰二战侵略罪行,这样的日本,就是再说华丽的“价值观”,能有多大用处?安倍的“价值观外交”美梦,原打算的是利用东盟与日本接近的价值观,图谋再次施加对东盟的影响力,以便离间东盟与中国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,但美梦虽好,毕竟还是南柯一梦,现实证明了东盟经济的发展可能会离开日本,但却离不开中国,而东盟更会对安倍的“价值观”一笑置之,因为“价值观”不是东盟思考自强与发展的良药,安倍的“价值观”救不了东盟。

4、日本最想依赖的美国不会给安倍“新外交”带来实质性的帮助。在日美同盟关系框架中,日美两国是各怀心思的:美国的真正目的是拉拢日本这个小伙伴,让日本一心一意地为美国重返亚太地区战略“鞍前马后”地服务,美国不愿意看到日本势力膨胀,不愿意看到日本再次拥有很强的国际影响力,更不愿意看到日本在亚太地区成为抵消美国影响力的对手;而日本的真正目的是借助美国在全球的政治与军事影响力,以为自己蓄谋已久的摆脱二战后“战败国体制”束缚、成为一个拥有正常政治、军事影响力的大国做好战略铺垫,甚至不排除未来还要挣脱“日美同盟”羁绊、跳出“美主日从”阴影的可能性。正是因为日美同盟的这种“各怀心思”,也就使美国很难放心让日本“放手一搏”,更遑论求其所得了。■

(作者单位: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)

责任编辑/东青